

# 握枪的儿子

吴建国

加炒鸡蛋一碟,挂面一盆。可是老人家坚决不吃,“俺带着呢。”他盘腿坐在儿子的床上,捧着儿子握枪的照片对连长、指导员说:“他现在手里有枪呢,俺和他娘放不下心,就来嘱咐他几句。我们这个娃,文化不高嘛,小时候就喜欢和村里的孩子们打打闹闹,可现在你的手里有枪呢,枪可不是烧火棍……枪是打反动派的嘛。”

儿子插话说:“不是反动派,是敌人。”“敌人?对,敌人,敌人不就是反动派吗?”

指导员说:“反动派和敌人一个意思。”……连长、指导员和儿子张铜响没有留住老人家,军务科派来吉普车要送他到火车站,他不让,肩膀上背着褡裢,褡裢里面是他的干馍馍,走了。很远了,大家还在向他敬礼,端起的手久久放不下来。

不久,警卫连开展了“手握钢枪,心想人民,保卫祖国”的教育,就一个父亲的期望和嘱托,让每一个干部、战士谈了自己心里的感受。这个教育过后,干部、战士对驻地人民群众的态度更加亲近了:战备训练时,封路的时间缩短了;夜晚遇到发急病的老百姓,各班都备了手电筒,由值副岗的战士把病人直接送到卫生队。三个月后我们回到了飞行大队,就在这年底全部队的总结表彰大会上,我们熟悉的张铜响荣立了三等功,他的事迹都和狗的叫声响亮有关:

5月25日凌晨,3.5公里处的安庄方向传来了一只狗急促的叫声,立刻引来庄里十多只狗一起狂叫。北方农村里出来的张铜响对狗叫太熟悉了,仔细甄别后,他用哨位上的电话,让总机转到安庄。接电话的是一位老大爷,张铜响告诉他:你们村的狗在叫,可能有陌生人来你们庄上了。“狗叫……?狗不是天天在叫吗?谢了您呐。”这天晚上,安庄真的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,第二天上午,当地公安局的民警来到部队,要找这个打电话来的战士了解情况。张铜响告诉民警:2点03分有三四个人走进安庄,2点27分出来的,这几个人出安庄后往东,从黄辛庄的南边的地里进村的。最近的这家有一条大狗,它只叫了两声就停住了,还发出了“噢——”的声音,说明这几个人里面就有狗的主人,如果他们偷东西的,那贼就在这里。警车开过去,不到三分钟,人赃俱获。10月21日凌晨三点,也是急促的狗叫声,那声音隐隐约约,是15公里外的南富苑?还是同样距离位置偏东的铁匠营?张铜响分辨着。这样的狗叫不同寻常……近了,是10公里处的贺照云村,又是一阵急促的叫声后,很快停住了。张铜响判断,那是有一群人在快速经过贺照云村,这样的夜晚,这样急急匆匆赶路,而且是朝这个方向走来的……张铜响用电话向班长报告说:“我判断有危急的病人在朝我们这里送过来,建议将北边1号岗的门打开,让老百姓从这里进来。”

班里赵小罗、潘龙华等跑步赶到1号岗,接到一个被打谷机切断手臂的老乡。战士们抢过担架直接送到了卫生队,经过连夜手术,老乡的手臂接活了。张铜响因此被驻地老百姓称为“为我们站岗的战士”。

两年后,张铜响被驻地人民政府评为“双拥”模范个人,警卫连同时被评为“双拥”先进单位,这是这支军队和军人的最高荣誉。我们10名空勤人员作为曾经的警卫连战士,和张铜响一起,在连长带领下,参加了地方政府组织的三千人参加的颁奖大会。上台发言的时候,连长讲了一个父亲的嘱托和期望,最后说:“我们是人民的军队,是你们握枪的儿子。”

2021年元月,我去杭州参加了《西游记》新书分享会。2020年7月,由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赵红娟领衔校注的新版《西游记》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赵红娟教授以《明遗民董说》一书闻名,也是《西游记》的研究专家。纸上相逢,第一次见到她,我感到非常高兴。

《西游记》是董说在他21岁那年所写的白话小说,从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第六十一回“孙行者三调芭蕉扇”补入,开宗明义是要为原著中从未经历情难的孙行者补上这一难,使他“走人情内、见情根之虚;走出情外,见道根之实”。这也是“西游记”补入,《大唐西域记》开始,《取经诗话》中引入“猴行者”形象以来,孙行者首次替代唐三藏成为唯一的主角。《西游记》与原著结构的关系,很像是《金瓶梅词话》与《水浒传》的关系。而“情梦”的构造,又与《聊斋志异》“画壁”篇中“越界”的写法相似,是佛教的表达方式,董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《西游记》曾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喜欢,尤其在汉学界影响很大。据2019年出版的《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》(卷三:1955-1959)中记载,1955年,夏济安在书信中谈到《西游记》:“读了一遍《西游记》,不大满意,八十一难很多是重复的,作者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。”但在另一篇文章里,夏济安认为“董说的成就可以说是清除了中国小说里适当地处理梦境的障碍。中国小说里的梦很少是奇异的或是荒谬的,而且易于流于平板。……可以很公平地说:中国小说从未如此地探讨过梦的本质。”(《西游记:一本探讨梦境的小说》)所以,夏济安认为,《西游记》这部续书的文学价值甚至超过了原著。这在续书研究领域是很少见的事。

2021年2月间,我查阅民国刊物,在1932年出版的《燕京月刊》第9卷

每年的8月,即使过了立秋,酷暑依然甚至愈烈,离真正入秋还有很长的日子——过去说是处暑,现在起码要过白露。所以,杨尔教授每邀我于此际至浙南山中避暑。白天在海拔五六百米的山上活动,不用空调、电扇,居然清凉无汗、舒适宜人。晚饭后,间或驱车山下散酒,在山脚的水田边,下车漫步田间,夜色渐浓,暑气稍退,稻花正香。唧唧咕咕的虫声,此起彼伏,一种喧嚣的静寂,让人体味到天籁所独有的曼妙。俯身拂稻穗,嗅其清新,虫声动听近看无。二三十岁时十年务农的生涯慨然涌上心头,只是当年艰辛困苦,如今却是悠闲惬意。自然而然地,辛稼轩的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脱口而出:

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,路转溪桥忽见。这首词,许多偏向于“典雅”的“宋词选”是不选的,如俞陛中的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、朱疆村的《宋词三百首》(唐圭璋笺注)等,因为它显得“下里巴人”,似乎难登大雅之堂。可是,至迟从六十年前开始,它却以鲜明而朴实平易的“人民性”,与稼轩



金谷青蛙 (国画) 唐云

的其他几阙爱国主义豪放词一起,成为宋词中的经典之一而脍炙人口,甚至相比于其他几阙,还更为人们耳熟能详,口脱能诵。其中,堪称“词眼”的点睛之句,便是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主语,旧释社林中的村民,我以为不然。因为,“社林”在词里要到最后才刚刚见到。所以,当为稼轩与他的同伴一路行走时的一路谈论,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;“听取蛙声一片”,则是田间的蛙声似乎在为他们“丰年”的交流伴奏,同时又是赞同的呼应。一种丰收的预兆,实在是太写实了!而此情此景,与我和杨教授的此时此刻,不正是同一况味吗?

但是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——至少,1961年胡云翼先生编注《宋词选》的时候还没有——有人提出,“蛙声一片”应该是在播谷的早春,而不可能在盛夏初秋“稻花香里”。因此,这一句的前半虽为写实,后半却不是写实而是写意,是由眼前的即景,推想几个月后丰收的远景,于是又回想几个月前播谷时的往景,庶使往景、即景、远景打成一片。

此说不无道理。惊蛰一过,百虫出动。春分前后,

乡间开始耘水田、播谷种。而各种蛙类从冬眠中苏醒过来,亟需补充饮食,又当繁殖盛季,所以,刚刚翻松的水田便成为他们觅食、求偶、产卵的“欢乐谷”;尤其是求偶的冲动,必须连续不断地高声鸣叫以炫耀自己,吸引佳偶。所谓“如何农亩三时望,只得官蛙一响鸣”(宋王令《和东原之雨后》)。由于这一时期的其他鸣虫尚在孵化之中,即使孵化成虫亦尚未长成,所以都不以鸣唱擅长,致使天籁之音,几乎独蛙一家而别无分号,至有“两部鼓吹”之誉。

然而,到了盛夏初秋,青蛙早已过了繁殖期,不再需要大喊大叫地鼓噪,用美妙的歌声吸引异性;此际的它们,所需要的是大吃大喝以储备体能,准备入秋过冬。而各种鸣虫,却正值生命的最盛期,亟需找到配偶交配产卵,完成自己的使命,到了深秋就可以不带遗憾地告别这个精彩的世界。所以,此时高歌欢唱以燃放体能的,只能是“不可语冰”的夏虫,而不可能是正为冬眠作准备的蛙类。

不过,我们小时候所见江南农村的田间蛙类大致有三种。一是众所周知的青蛙,是蛙类中的最美,叫声“呱呱呱”地高昂洪亮,播谷时的两部鼓吹,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主要就是它们所发。二是蛤(ha)蟆,即蟾蜍,虽贵为广袤中陪伴嫦娥的仙物,却是蛙类中的最丑,所以又称癞蛤蟆,沪语则称癞疙疸;它们大多数情况下是闷声不响的,偶尔“咕咕咕”的低沉之声。三是蛤(ge)蟆,这个“端”字是沪语的读音如此,具体怎么写还真不知道。在农村的蛙类中,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,因为没有人会捕捉它们。个头只有拇指大小,土褐色,简直就像一小块土疙瘩——也许,它的名字“蛤端”便是疙瘩的转音;在蛙类中,它可能是唯一从早春到秋深,无论繁殖期与否,都在不停地通宵歌唱者。只是声响“呱呱呱”地细弱啜啜,几无甚可言,所以不太引人注意。韩愈《杂诗》“蛙鸣鸣无谓,阁阁只乱人”中的“蛙聒”,或即“蛤端”也未可知。“阁阁”与“呱呱”用字虽不同,形声则一;“鸣无谓”也即缺少热情,不知为何而鸣,所以不动听,其义亦一。

但沪剧《芦苇荡火种》中,有一段“芦苇疗养院”的唱词专门提到“蛤端”,却是十分动听的,上世纪60年代时遍传上海包括江浙的乡村城镇,我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哼出来:

芦苇疗养院,一片好风光……月明之夜,秋虫歌唱。静静听来味道好,虫儿好几样,赛过大合唱。听:瞿瞿瞿,蟋蟀(读saijie)叫;啾啾啾,纺织娘;窸窣窣,唧唧子;啾啾啾,田鸡蛤端叫得响。小王啊!双目一闭把精神养,养好精神上战场,去打小东洋!

这段唱词优美而又豪迈地再现了当年辛稼轩“夜行黄沙道中”时在“稻花香”里所听到的天籁之音。这里的“田鸡”即青蛙,它的叫声并不是“呱呱呱”而是“呱呱呱”。可能因为这个季节的青蛙只是偶尔地发出无目的的一声两声,所以词作者便把它的音响特色忽略过去了。“呱呱呱”则是“蛤端”的叫声,在唱腔中至少被拖长到六个音节以上而不是三个,把它连续不断一直要到清晨才歇下来的音响特色,活活活地写了出来。乃知“蛙声一片”,并不是青蛙的充满激情的求偶之声,而是“蛤端”不紧不慢、不停不歇的敷衍之声。

虽然,夏秋之交的月明之夜,芦花荡里也好,稻花香里也好,“夜总会”的天籁之音除了包括青蛙尤其是“蛤端”的蛙类,更有众多“不可语冰”者的共同参与。但稼轩的即景写实,却不可能像“芦苇疗养院”那样地细致,把每一位登场的“演员”一一记录下来,而只能记下“农民最好的朋友”蛙类。于是,一场众多鸣虫的大合唱,便变成了似乎只是“蛤端”的独唱音乐会。这就难免要引起有人

的不满。事实上,“蛤端”的鼓噪,尤其在这场大合唱中,相比于蟋蟀、纺织娘、唧唧子等的清脆美妙、精彩纷呈,既不响亮也不悦耳。如果说,蟋蟀们所分担的是全场的主题演唱,那么,“蛤端”不过是为每一个主题的演唱者作一成不变的伴奏而已。什么主题呢?当然是讴歌丰收在望。如果是这样,则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竟不是稼轩和他的朋友在说,而是众多的鸣虫在欢唱着诉说?如此,这阙《西江月》的上片四句,从鸟声(惊鹊)写到蝉声,再从众多的鸣虫声写到蛙(蛤端)声,实在并没有掺入人事,而是把天籁之音的全部参与者一网打尽在里面了?

“诗无达诂”。则“稻花香里”的蛙声,如上四释,质之杨教授,又以为如何?教授莫对,夜如幕垂。但闻四野虫声唧唧、蛙(蛤端)声呱呱,如送我们驱车还山。

# 读《续西游补》杂记

张怡微

第2期,找到了一部《续西游补》,作者署名为“刚子”,引起了我的兴趣。自古代小说续书倒也不是稀奇的事,《金瓶梅》就有续书《续金瓶梅》《隔帘花影》《金屋梦》,《红楼梦》的情况就更复杂。这部《续西游补》共四回,几乎没有研究历史。文末写了一段话:

刚子上月问刚振铎先生借了一本静啸斋主人著的西游补,念了三遍尚不舍得奉还,它是一本寓意很深的讽刺小说,不像续西游记和西游记续书模仿西游记,它是以新奇想象和清雅文字来表现作者高尚的情绪和深刻的悲哀的。有至情至性的人,不可不读。刚子续西游补,仅表示与作者同情,非敢“狗尾续貂”,顺及。

刚子于燕大女生宿舍“二一,一,一,三〇。”这位作者“刚子”,在燕大女生宿舍写作,认识郑振铎,问他借书前,已经读过《西游记》和明末清初另两部《西游记》续书,对《西游补》的评价也很高,她的身份实在令人好奇。经过粗略的查阅,同时期署名为“刚子”的报刊信息很少。仅于1937年3月25号《申报》“第五篇”“通俗讲座”第五十三期,写过一篇《淳于维索:一个身在重男轻女的社会,舍身救女的女儿》。上海《申报》副刊的专栏“通俗讲座”是1936年定期发

刊的栏目,带有浓厚的学院性格,内容包括论文、传记、书评和通信等。主编挂名为顾颉刚,实际负责人是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,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的吴世昌,以及当时在燕大、辅仁国学研究所、经济系和英文系就读的学生郑侃、连士升等(《顾颉刚年谱》)。《燕大月刊》曾于第八卷改名为《燕京月刊》,这篇故事是个白话小说,改写历史典故,通过对话等现代小说的方式表现了连连得女的父亲的失望,和后来态度的转变,写得非常生动,和《续西游补》文风也很谐谑,作者还是一位性别观念先锋的女性,真是令人惊叹。

《续西游补》直接接续在《西游记》故事之后,孙行者被虚空尊者唤醒,杀死了迷他的鲧鱼精,克服了情难,回归了队伍。没想到唐僧和猪八戒叫渴,沿路又出现了长得像黄梅的“渴果”,极像陷阱,唐僧和猪八戒不听孙悟空劝告,结果越吃越渴。唐僧求悟空找观音,寻一滴甘露解渴。悟空偷懒,看路上有一头黄牛,就想着打杀它,以黄牛血骗师父是观音手中被胭脂染红的甘露水。没想到再遇一难。行者觉得自己被一股热气包围,其实已进入黄牛精设下的幻境。询问土地之后,得知今天是世界末日,东天大帝要来审判世人。行者觉得所遇

之事太过离奇,以为是黄牛精作祟,结果土地说了更惊人的话,说“东天大帝就是唐玄奘”。没等孙行者反应过来,他就听到天上一片悠扬乐声,看到师父踩着黄牛正做判决,黄牛精原为黄色世界主人翁。与《西游记》中“生死簿”相似的是,小说里出现了可以修改的“生命册”。第二回孙悟空走到凌霄殿,居然还遇到了幽怨的张飞,张飞患着“望穿眼”症,为孙行者指路黄色世界。黄色世界里有所妖气弥漫的学舍,谈论着陈腐的治国之道,直至台上瘦弱的讲师露出了尾巴的尾巴。原来,那位讲师是只猴子。行者还想找寻黄牛精,一路又走到了禁烟宫、纪功坊,曹操因工于心计,成为了纪功坊司令,曹植也参与刑法律的制定。屈原曾来诉冤,错错又来指责,到了大禹治水,急功求赏,是非多得不得了。孙行者大开眼界,又到贞女坊、贞男巷,男女都爱钱,月老作威作福,孙悟空化身贞女,想起《西游记》中曾经经历的青青世界,跟人哼起英文情歌。不知不,他发现金箍棒遗失了……最后,孙行者被唐三藏大叫“悟空、悟空”的声音惊醒,原来又是一边怪梦。大家依然很渴,黄牛又在一边喘气,孙悟空只得重新出去取水。

《续西游补》基本仿拟《西游记》的险难设置,妖怪不是一个具体的对

象,而是一个新的空间,这个新世界带有西方神学色彩,可能与作者在燕京大学求学的经历有关。和《西游记》一样,孙悟空也遇到了一些历史人物,甚至小说人物,他还能想起《西游记》中自己经历过的幻梦世界,原著《西游记》的痕迹早已缩减为取经框架和大闹天宫的记忆。“西游故事”元素曾出现在晚清天主教汉文护教文献中,晚清以降,基督教和佛教的相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史实。如19世纪末,李提摩大英译的《出使天国:一部伟大的中国史诗和寓言》(A Mission To Heaven: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)是第一本较为系统的《西游记》英译本。但是,一个中国女学生续写《西游记》续书《西游补》,纳入了文化交流、历史对话、现代法律,甚至前沿的性别议题、对婚姻的看法等问题,是非常值得关注的。她才学横溢,文笔也很清新,对历史、宗教、时世都有创造性的看法,她的作品是《西游记》续书研究长期忽略的史料。

“刚子”到底是谁呢?2018年第4期《随笔》杂志有一篇文章《斯人郑侃》(朱洪涛文),提及1930年时顾颉刚以燕京大学为依托办刊物从事抗日活动的一些信息,其中提到了顾颉刚非常欣赏的郑侃。“顾见其在《燕大月刊》(当月刊物更名为《燕京月刊》)所作《西游补》(应为《续西游补》),赏识她‘文笔极清利,且有民众气而无学生气,最适合民众教育’”。我查阅了《顾颉刚日记》多卷,1932年,他看了《啼笑因缘》《雪鸿泪史》《平山冷燕》等通俗故事,但没有提到《西游补》。不过,笔名为“刚子”的学生最能接近是郑侃。可惜,1938年郑侃病逝于香港,时年32岁。这位名叫“刚子”的女学生与燕京大学教育史、燕京大学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之间的关系,还有待日后继续研究。

